

翼上园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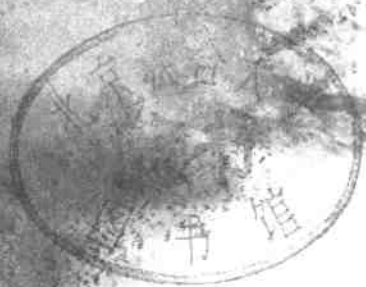
金锚文学丛书

李忠效

著

翼上家园

李忠效 著



北京联大 00032047

154821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翼上家园/李忠效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1

(金锚文学丛书)

ISBN 7-5006-2636-3

I. 翼… 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8735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75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2.60 元

《金锚文学丛书》序



海军政治部编辑出版《金锚文学丛书》，这是一个推动海军文学创作，加强军队战斗力建设的“工程”。首批出版的有海军作家创作的五部长篇小说，看得出他们力图全面、深刻地反映新中国海军的战斗、建设生活，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我非常爱海，每当我来到大海边上，总会急不可待地奔到大海跟前，为大海的波涛汹涌和浩渺辽阔所震撼、所迷醉。多年来，我还由于工作关系，到过从西沙群岛到旅顺口的许多海军部队，熟悉海军的许多作家，和他们有过亲切的交往。他们无一例外从业余创作开始走上文学道路，长期坚持在水兵的战位，扎根在海洋生活中，他们年年都有新作，都有新的进步。现在，又尝试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反映波澜壮阔的大海和海的事业，着力描绘与大海融为一体并对大海做出贡献的新人，我格外高兴。我期待从他们中产生描写大海和中国海军的史诗式的作品。

军事题材文学历来在世界各国文学史当中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可以说，人类文学的童年正是从战争文学走过来的。马克思曾经说古希腊荷马的战争史诗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也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史诗般的作品使得中国文学大放异彩，我国革命军事题材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指引下所涌现出的大批优秀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优秀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由于它描写了与人民命运、国家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尖锐斗争，由于它歌颂了革命战士为祖国、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由于它深刻揭露了侵略者和黑暗统治势力的残酷本性，着力描绘了在革命的悲欢离合中人的命运、人的心灵，有助于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战争观，使他们成为具有崇高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人。军事文学的题材、主题和表现力的独特性，决定了它的独特的审美效应，有其独特的摄魂夺魄的艺术魅力，是其他题材作品所不能够代替的。

我希望海军的作家们努力表现中华民族的雄伟神魄，写好今天的“当代英雄”，创作出具有巨大心灵震撼力的史诗式的作品。

写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七十周年前夕

目

录

第一章	生日飞行 1
第二章	情感危机 17
第三章	乱点鸳鸯 34
第四章	小机场的灯光 46
第五章	走进“大视野” 61
第六章	家庭宴会 76
第七章	超低空 95
第八章	水凤凰 105
第九章	“恋子情结” 122
第十章	神奇兆欧表 140
第十一章	空中历险 153

目 录

第十二章	桃木象棋	164
第十三章	香女“小林妖”	175
第十四章	蓝色飞旋	196
第十五章	迷梦情怀	210
第十六章	南方的诱惑	220
第十七章	壮烈瞬间	237
第十八章	乱云飞渡	246
第十九章	大爆炸	268
第二十章	再点鸳鸯	282
	尾 声	297
	后 记	300

生日飞行

第一章

1

东方刚刚现出一片柔和的浅紫色和鱼肚白，程天宜将军悠然地从—个童话般的梦境中醒来。这个梦他已经不知做过多少次了，他喜欢这个梦，童话般的梦境不仅使他年轻，而且每次都会感到浑身轻飘飘的，像只风筝。他喜欢风筝，喜欢一切能在天上飞的东西。

他在床上伸了个懒腰，感到浑身清爽。一串数字在他的脑际闪过：1988-8-14。这是个让程天宜精神抖擞的日子。今天是他55岁生日，今天他要去飞行。作为老歼击机飞行员，程天宜每年都要坚持几个飞行日，而且每年他的生日，他都要上天

——用飞行来自我庆贺一番。他要向别人证明，同时也向自己证明，他宝刀未老，锋芒犹存。

一想到要飞行，程天宜的情绪就格外地好。他敏捷地起身下床，开始洗漱，准备吃过早点就出发去机场。就在这时，客厅里的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在这寂静的早晨，那电话铃声显得特别清脆响亮，给人一种不祥之感。

程天宜看看表，还不到出发的时间。这么早，谁呢？

是政治部主任孙幽泉打来的：“程副司令，昨天夜里航×师祢古师长被他老婆用菜刀砍了三刀。”

“严重吗？”程天宜惊讶地问。祢古是个刚离体的飞行师长，和程天宜私交颇深。发生这样的事情，程天宜是无法想象的。

“据医院报告，没有生命危险。”孙幽泉说。

“他老婆为什么砍他？”

“目前还不清楚。我已经让保卫处把她隔离了，情况正在调查。”

“什么时间砍的？”

“大约凌晨一点左右。”

“为什么才报告？”

“考虑到首长今天有飞行，而且事态不很严重，所以就没有惊动首长。”

“还有别的事吗？”

“另外矫健参谋长的爱人昨天半夜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些参谋长的事情，还说要找你，我告诉她要找你最好等到天亮以后。”

“她找我什么事？”

“她自己会跟你说的。”

正说着，旁边的程控电话响了，程天宜拿起电话，正是参谋长的妻子吴雨芳。

“程副司令，矫健有外遇！”是一种哭声。

程天宜情不自禁地皱了下眉头。

“程副司令，矫健是你的老部下，你可得好好管管他啊！”

程天宜看看表，用尽量耐心的口吻说：“小吴，这件事回头再说，我现在马上要去机场了。”

在去机场的路上，程天宜一直在闭目养神，脑子里却在交替出现两个女人的形象——祢古的妻子狄苇和矫健的妻子吴雨芳。他已经有好几年没看到狄苇了，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年轻时的狄苇还是很讨人喜欢的，狄苇甚至还追求过他，如果他那时不是已经准备和白帆结婚了，说不定真会娶她。那么结果会怎样呢？会不会现在挨砍的不是祢古，而是我？那个小巧精干的吴雨芳，在机关门诊部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怎么就处理不好和矫健的关系呢？很早就听说他们夫妻不和，难道真的是矫健有了外遇？当初，祢古和狄苇、矫健和吴雨芳的恋爱，都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可现在……

程天宜不由得在心里发出一声感叹：浪漫的故事总会拖着一个不幸的尾巴！

“首长，机场快到了。”秘书小秦从前座上回过头来说。

程天宜睁开眼睛，脑子里的杂事立刻跑得无影无踪。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看见飞机他就能把所有与飞行无关的事情忘到脑后。

“飞行时脑子里不能存有任何杂念。”这是他的战友、海军航空兵战斗英雄王自重生前送给他的座右铭。

2

程天宜将军是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他的出动，少

不了要惊动飞行团上上下下许多人。在程天宜还没有到达机场之前，飞行团领导和地勤人员就把飞行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太阳刚刚在起飞线的东端升起，天地间流荡着一片雄浑的赤色。程天宜从他的小轿车里钻出来时，人们看到他的肩膀上跳动着耀眼的金黄。那是他的将军肩章的反射光。

一队年轻的军人已经整齐地排列在飞行员休息室的门口。

“立正——！”一个军官喊道，跑步奔向程天宜，“报告副司令员，飞行准备完毕，请指示！××团团团长赵京南。”

程天宜干练地还了一个军礼，然后一挥手：“解散！”径直走进飞行员休息室。赵京南等人随后鱼贯而入。

休息室的茶几上摆着洗干净的水果和听装的饮料。程天宜皱起眉头，回身对赵京南说：“现在的水平提高了？平时飞行有没有？”

赵京南犹豫了一下：“没有。这是专为您准备的。”

程天宜一摆手：“端下去。”

赵京南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团政委魏子安，那眼神儿在说：都怪你！

水果和饮料是魏子安吩咐人准备的。本来赵京南不让摆，魏子安坚持要摆，首长来不能一点表示没有。赵京南说，你等着挨擗吧。魏子安半信半疑。他刚从别的单位调来，还不太了解程天宜。

魏子安表情有些尴尬地吩咐人把水果和饮料撤走了，秘书小秦把程天宜的专用磁疗茶杯摆在茶几下。

说话间程天宜已经换好了飞行服，小秦立即递上茶杯，程天宜喝了一口，然后提起飞行头盔，对赵京南说：“走吧！”

这一套程序有条不紊，丝毫不拖泥带水。魏子安心里暗叹：

这老头子威风凛凛，飞行上一定是把好手！

3

一只黑色壮硕的苍鹰久久地飘在秋野的天空，有时像钉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个画面犹如相片一样印在程天宜的脑海里。那种遥远苍凉的感觉从他儿时开始，多少年来几乎一直在伴随着他。

儿时的程天宜羡慕那飘在天上的苍鹰。那时他的名字叫程小狗。当地农村的风俗，生了孩子取个小猫小狗的名字好养活。

那只黑色苍鹰闯进他的记忆是在他六岁那年。一天，他和一群大孩子在村外的大草甸子上玩耍，玩累了，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晒着晒着竟睡着了。接着便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在草甸子上奔跑，跑着跑着他的身体便离开了地面，像一只鸟儿一样飞上了天空。飞过高山，飞过大河，飞过辽阔的田野，在天空中俯瞰大地的景色，他感到有趣极了。

忽然有一只小田鼠钻到了他身子下面，把他惊醒了。这时他一睁眼便看到了天空中的那只苍鹰。回想起梦中飞翔俯瞰大地的情景，就不由得想，是不是我刚才变成了那只鹰？

从那以后，他不知又做过多少飞翔的梦，有时候梦见站在地上，双臂端平，深吸一口气，使劲憋住，两脚向上一蹬，身体就悠悠地像只风筝一样飘起来了。几十年之后他陪小孙女看日本卡通片《铁臂阿童木》时，不由得想，创作这个卡通片的日本人一定和他一样也做过飞翔的梦。

他曾经听许多人说他们小时候也都做过这样的梦，长大以后就不做了，而他，已经年过半百，还在不时做这种梦，近年来，

他意外地发现，每到他生日的前夜，他都会梦见自己像儿时一样在天上飞。

昨天晚上，不，是今天早晨，他又梦见了六岁时在天上飞的情景。是预示他在返老还童？还是在预示他飞行顺利？

太阳在渐渐升高，停机坪的一切影子都在渐渐缩短。

程天宜走到为他准备好的飞机跟前，机械师萧盘湖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副司令员，飞机准备完毕，请检查！”

程天宜亲昵地拍拍他的肩膀：“怎么回事，还这么瘦？”然后开始检查飞机。萧盘湖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后面。

萧盘湖原来是程天宜的公务员，人很机灵，程天宜很喜欢他。因为人长得瘦，有人送他一个外号“小排骨”。给首长当公务员只要做好了，最后的出路一般都是很光明的，不是去学开车然后转志愿兵就是去考军校。学开车比较容易，考军校要相对难一些。

有一天，程天宜问他：“萧盘湖，当完公务员，你想干什么？”

他想了想说：“学开车技术太简单，没意思，我想去考海军航空技术专科学校，将来毕业了去维护飞机。我非常喜欢飞机，这辈子飞行员是当不上了，能当个维护飞机的机械师也就心满意足了。”

程天宜对所有喜欢飞机的人都格外好感，他认为小排骨这孩子很有志向，对他也就特别关照，后来小排骨考军校时总分数比录取线稍低一点，他亲自出面打了一个电话，把问题解决了。

程天宜检查完飞机，满意地点点头，戴上飞行头盔，蹬上扶梯，跨进座舱，然后按动开关，座舱盖慢慢悠悠地盖上了。小排骨迅速撤走扶梯。

祚古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只觉得眼前一片雪白，像是躺卧在雪野之中。他奇怪，这是什么地方？

“你醒啦？”是一个轻柔的女人声音。

他寻着声音望去，只看到一双年轻美丽的眼睛——她的脸被一副大口罩遮住了，额头上顶着一个馄饨皮儿似的帽子。这时他才意识到，此刻他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与此同时，他感觉到了伤口的疼痛，肩膀上，胳膊上，仿佛半边身子都在疼。疼痛使他的意识渐渐变得清晰。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又一幕幕呈现在他的眼前。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回想起来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噩梦。

祚古和狄苇只生有一子，已经成家，自己有房子，没和父母住在一起。祚古住的是师职房，四室一厅，使用面积70平方米，两个老人住在里面显得有些空空荡荡的。近年来祚古和狄苇的关系有些紧张，有时几天都不说话，几年前就开始分室而居，夫妻之间更很少有衾枕之事——双方年纪都大了，如果关系亲近，情绪又好，或许还会保持些许往昔的斗志，但是他们现在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冷漠得形同路人，哪里还会有一点激情？

祚古和狄苇年轻的时候都属于很出色的那一类人。男的不仅一表人才，而且飞行技术非常棒，是海军航空兵初创时期最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之一；女的身材苗条，相貌出众，用“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之类的旧词来形容她的容貌也不过分。她曾经是海军基地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后来改行到海军疗养院当护士，祚古和她就是在疗养院的时候认识的。他们彼此相爱，早期基

本上可以说是恩爱夫妻,有人说他们是郎才女貌的一对,有人说他们是天造地配的一双,总之,谁见了都说他们很般配。他们之间的冷漠是从儿子祚少拉结婚以后开始的,更确切地说是在祚占离休以后开始的。

男人当婚,女大当嫁,这个道理狄苇不是不懂,但是她在感情上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她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子被另一个外来的女人夺了去。她不仅看不惯儿子对媳妇好,而且也看不惯媳妇对儿子好,因为她觉得媳妇对儿子越好,儿子就会对媳妇越好。开始她还能忍着,后来就忍不住了,常常无端地指责儿子或儿媳,把儿子和儿媳搞得莫名其妙,于是儿媳便经常委屈地流泪。祚占没有离休之前,很少在家,也很少见到那种莫名其妙的尴尬的场面。离休之后,在家的时间多了,见到她们婆媳之间的不和的事情也就多了。

有一次,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小两口无意之间表示了一点亲昵,狄苇当即把筷子“啪”地一摔,阴着脸起身离去,弄得小两口面面相觑,目瞪口呆。接着儿媳也离开桌子,躲到厕所里嘤嘤地哭开了。本来欢欢喜喜的一场家宴,让狄苇搅了个不欢而散。祚占看不惯狄苇在儿媳面前的那种做派,开始还好言相劝,可是狄苇不但不接受劝告,反而时常恶语相向:“我知道我现在老了,没有吸引力了,你对我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你要看着儿媳好,你就跟儿媳妇一起过去!”

祚占气得脸都白了:“你……你怎么变得这样不讲道理?”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就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

祚占觉得妻子的思维出了毛病,就缓和了一下口气道:“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定是更年期综合症。”

“你才是更年期综合症!越老越没出息,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

祢古见和她说不清道理,干脆就不理她了,心里真的就向着儿媳,他认为在这个家里,不能失去公平,他要让儿媳知道,对他的儿子好是会得到承认的。每次他去外地出差,回来时都会给儿媳带来一些礼物,于是狄苇心里就更不舒服,于是老两口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激烈。渐渐地,儿子也不给母亲好脸子看了。后来家里有了孙子,小孙子祢都都不懂事的时候还和奶奶好,稍一懂事,也不和奶奶好了。狄苇在家中受到了空前的孤立。于是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昨天夜里,祢古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小孙子都都在屋里玩,隐隐约约觉得有人持刀走进他的房间,他便下意识地小孙子抱在怀里。这时他听见了一股凉风呼地向他头上刮过来,他本能地一侧头,那菜刀砍在他的肩膀上,他一下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只见狄苇披头散发地又向他举起了菜刀。他连忙一闪身爬起来,这时胳膊上挨了一刀,他顾不得疼,冲上去想夺下狄苇手中的菜刀,同时大叫:“你疯啦?狄苇你疯啦?”

狄苇则气喘吁吁地挥舞着菜刀,气急败坏地叫道:“叫你花!叫你花!”

在搏斗过程中,祢古的小臂上又挨了一刀。后来就在他即将夺下菜刀的那一刻,狄苇突然挣脱开来,转身跑回她自己的房间,把门插上不出来了。

祢古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再加上和狄苇搏斗耗尽了力气,他抓起电话刚说了一句:“快来人……”就昏过去了。

5

祢古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审讯狄苇的工作正在舰航政治

部保卫处的一间办公室里进行。负责审讯狄苇的人对她一直很客气。虽然她现在是凶杀疑犯,但她毕竟是个退休干部,又是飞行师长的夫人,对她不能像对待其他疑犯一样。

审讯是按通常的程序进行的,你叫什么名字,和被害人什么关系,昨天晚上你在哪里?

但是在整个审讯过程中,狄苇一言不发,只是哭。不知是懊悔还是痛心。

儿子祢少拉和媳妇闻讯赶去医院看望受伤的父亲,护士不让进病房,他们只在门外隔着窗户看了一眼,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跑到机关来看望母亲。

保卫处的人对祢少拉说:“你母亲的情绪很不稳定,你好好劝劝她吧。”

祢少拉看看媳妇。媳妇知趣地说:“我就不进去了,免得老太太受刺激。”

6

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和从海上吹来的习习凉风,程天宜驾驶着Q-7型战斗机,像一支银色的利箭直刺云天。不时有流云从飞机的两翼掠过,他觉得机翼就像两片锋利的裁刀,把白絮一样的流云随意裁得七零八落。昨夜里人体飞翔的梦境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又觉得那机翼像他张开的赤裸的双臂,流云从翼上掠过的时候竟有些凉津津的。

又有一个多月没有上天了,到了天上就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手里把着操纵杆,脚下蹬着方向舵,让飞机载着自己并不年轻的身躯在云海里随意翻滚,仿佛自己一下又年轻了许多,心